

中国散文档案·她世界

筱敏散文

成年礼

中国散文档案·她世界

筱敏散文

成年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年礼：筱敏散文/筱敏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459-0184-9

I. ①成… II. ①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8400号

成年礼：筱敏散文

筱 敏 著

出 版 人：杨迅文

主 编：桂 苓 刘 琅

项目主持：江金辉

责任编辑：朱明解

特约编辑：许宗华

装帧设计：海 云

出 版：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 编：361004

电 话：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12.25

版 次：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0184-9/I·77

定 价：2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辑：风，火，道路和寓言

- 3 这是一场革命
7 1789 年原则
13 被风支配的灵魂
20 一块来自祭坛的红炭
33 天平之上还有七弦琴
40 群众汪洋
47 语言巫术
52 情感瘟疫
59 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
67 法西斯摧毁了什么
71 理想的荒凉
75 遭遇奥威尔
81 扎米亚京的现实
88 救援之手
96 乌托邦随想

第二辑：记忆：1966—1976

- 113 成年礼

目 录

122	词的命运
135	一九六八年人
145	旧书记：《怎么办？》
150	旧书记：《李白与杜甫》
157	圣地
162	起风
166	游行
171	晴朗
176	革命
184	看海
186	仪式
191	标本

第三辑：流亡与负重

199	知识分子的声音
201	生存，加上一支笔
204	我必须
206	叶的骨骼
208	流亡与负重

目 录

211	堡垒还是庇护所?
216	书写者
221	书的灰烬
232	门
236	科学技术的指向
238	草叶的背面
242	爱默生的弧线
245	请想一想辽阔和自由
248	想起瓦尔登湖
250	在行与行之间游荡
253	致死的痼疾
255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257	漂流瓶
260	天鹅绝唱
264	风中行走
268	冷
272	读亨利摩尔
276	一只空荡的船

目 录

第四辑：血脉的回想

- | | |
|-----|----------------|
| 283 | 在暗夜 |
| 287 | 山峦 |
| 291 | 火焰或碎银 |
| 294 | 无家的宿命 |
| 303 | 种子是不该磨粉的 |
| 310 | 伟大是忧郁的 |
| 315 | 原宥我在一个疯狂的世界中独醒 |
| 320 | 岩浆到石头的过程 |
| 325 | 女娲 |
| 329 | 精卫 |
| 331 | 山鬼 |
| 334 | 狐媚子 |
| 338 | 舞之精灵 |
| 342 | 舞的祈祷 |
| 347 | 春水 |
| 351 | 女书 |
| 356 | 下雨的时候 |

目 录

360 血脉的回想

370 家（五篇）

第一辑

风，火，道路和寓言

这是一场革命

这个世界自有人类居住以来就有了风暴，在人类生存的历史中，大地的岑寂及天空的雅致，与风暴互为背景。人们像蚁群一样匍匐在地上，劳作、繁衍、结穴，制造神像和供养蚁王。偶尔一阵风暴莫名所以地卷地而起，或莫名所以地从天而降，生活蓦地倾翻，如世界末日。然后风暴又莫名所以地走了。天空重又现出自古以来的肃穆，那是神和王的肃穆，是命运的肃穆，它的重现再次证明它的恒定，不可颠覆和不可涂改。一时四散的蚁民仰望天空的肃穆，沉默着回到原处，劳作、繁衍、结穴，重又制造神像和供养蚁王。没有播种的风暴也仅只是风暴而已，它可以是造反，是叛乱，是暴动或者政变，它仅仅是偶然的。在它消失以后，生活依然如故，大地上可以没有它的任何痕迹。

但革命是人类历史中十分晚近的事情。它的萌起迟至近代，而且恰是它的爆发和蔓延开启了现代。据学者考证，就是“革命”这个词的出现，也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它不会比哥白尼或蒸汽机这样的名字更古老，它只能如同胞兄弟一样，与这些名字一同生下来，一同进入人类的言说，搅扰亘古的岑寂，使人们在小心翼翼的言说和寻思之时，

感觉极度惊异，并且惶恐不安。

据说在法语里，“革命”一词从前只是有类似于天文学意义上的“公转”、“绕转”或“循环”的意思（我猜想就连这意思甚至也是哥白尼所赋予的），直至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以后，这个词方才除了天文学的涵义以外，也指“世间发生的各种离奇的变化”，具有了风暴、混乱、骤然之变、令人震惊之类的涵义。

今日我们眼里温文尔雅、值得仿效的英国革命，早先也是作为一场叛乱、动乱而引来攻击和谩骂的，它绝非我们今日想象的那样平和，秩序井然。它在欧洲历史上引起的动荡和混乱，是封建专制的陶瓮里培育的灵魂所不能忍受的。这些灵魂对给予他们稳定的陶瓮热爱备至，他们恐惧任何一道裂隙，任何一股穿过裂隙的风，因为这可能引发全世界流行伤寒。法国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廷臣和文人，倾尽全力诋毁英国革命，将其描述为可怕的、可咒的、十恶不赦的，以此来反衬法国专制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稳定”，他们不会想到，同样的反衬会在一百年后倒过来重演一次，那一次将会由英国的廷臣和文人，反过来以英国的秩序和稳定去抨击法国的可怕的革命。

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把“革命”一词从“叛乱”、“政变”一类的词义中分离出来，赋予了它人类精神进步的意义。在启蒙思想家笔下，革命——这个可怕的词——被用于描述人类在科学、艺术、思想等精神领域的演进，它也被用于描述政治变动事件，但那事件已不再是孤悬的，已处于人类精神演进的链环之中。从这时开始，革命才有了“正当的”、“严肃的”、“伟大的”这些明亮的色彩，指向人类挣脱蒙昧、复萌理性、改变世界的历程。在启蒙思想家的心目中，他们所从事的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事实上，这倒的确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它在人类精神结构中引起的根本性变化，是如此深透，如此恒久，以致它的蔓延和连续不断的爆破再也不能停下来，人的生存状态

迅速地改变着；以致今日我们回望革命还不曾出生的从前，竟觉得是蛮荒一片；以致我们再也不可能再也不愿意回到千古的岑寂。

野火星星星点点燃烧，因风而连成一片，因堆积千年的可燃物而连成一片。在持续不断的燃烧中，一个新型的革命，被锻造出来了。它与以往的风暴相似的是摧毁和破坏的力量，它与以往的风暴不同的是播种和种植的秉性。如果说这是一场风暴，那就是一场会播种的风暴，它以风暴的形式，把种子播得极其广远。风暴之中，人们将发现自己的灵魂里充满新鲜的空气，一些从前不曾见过的芽叶在萌生出来。

法国革命以其决绝和激烈之势，使人们前所未有的地感觉到现实生活的不能容忍；也正是其爆破般的推进之势，迫使人们迅速转过脸去，注视并确认风暴的不可逆趋向，从而使先前的英国革命获得了不争的合理性。

启蒙思想家第一次在欧洲思想史上塑造了自由的人类的形象，描述了人作为人的权利，在低垂的天幕上，画出一个比众神伟岸的直立的人，让自古以来在王权之下匍匐而行的人们映照自己。这的确是一场革命，它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我想可以与猿直立起来演变为人的进化事件相比。有一句至今振荡我们心灵的名言就是法国大革命时喊出来的：“巨人之所以显得巨大，是因为我们跪在地下，站起来吧！”

个人权利对于君主权力、专制权力的挑战，构成革命的品质，这是一种平民的品质，青春的品质，它绝对地与一个君主制造一场动乱以取代另一个君主无关，更绝对地与新坐王位的君主摆布各种花样以加固自己的统治无关。那一类的动乱和花样，自有了统治者这种东西以来，就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了，千百年来屡屡上演，直至而今。所不同的是，自从革命一词有了亮丽的色彩，每每在人们心头唤起一种自由的热望，一种解放的欲求，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以来，某些君王就学会把她打造成冠冕戴在自己头上了。这种新式的冠冕具有神奇的效力，

凭借它可以繁衍成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以革命的名义赋予暴政以合法性。新式的君王头戴冠冕，一再地言说“革命”，一再地运动“革命”，将革命的平民品质毁灭殆尽，使其衍变为王权专制的新式称谓，成为维护现存制度的同义词，从而使平民恐惧憎恶。这倒是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所难以逆料的。

然而，在十八世纪，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就连君王的廷臣们，对何为革命也是分得清的。

有一个细节几乎是任何一种写法的法国革命史都不会遗漏的：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的当夜，当路易十六听闻消息时惊慌地问：“这是一场叛乱吗？”

他的廷臣利昂古尔公爵当即回答道：

“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1999年1月27日

1789 年原则

1789 年 7 月 14 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至今被认定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标志。这是因为其形式的激烈，富有风暴的气势，符合革命一词内里的叛乱、摧毁一类的词义。一个时代需要有一个象征，人们为自己选择的象征物通常是明艳的、通俗的、戏剧化的。人们喜欢为历史虚设一个舞台，看历史被编撰成离奇惊险、场景弘阔的情节剧在那里上演。1789 年 7 月 14 日那些擂鼓呐喊的人们，摇旗冲锋的人们，砍断铁链放下吊桥的人们，一拥而上捣毁一座专制的罪恶象征物的人们……时至今日，恐怕不会再有什么人记得住埃利、于兰、杜里奥等等这些勇敢的名字了，尽管他们当初英雄一般在舞台中心穿过。然而稍纵即逝。一切都是无从把握的，没有个人的意义，他们的英勇因叠合在一起而构成一幕历史场景。这一突发事件本身，也并不具备改变整个社会内部生活的力量。使这一暴力场景具有了特殊意义，从而得以穿透历史的，是 1789 年的精神背景。

1789 年留给人类真正的东西，是《人权宣言》。她值得我们用人类迄今所有的文字，书写在我们仰首可见的天空，无论这片天空是明媚还是阴暗。

但是，这种书写绝对不是 1793 年式的书写。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中描写过一种书写方式：国民公会会议大厅，这个“曾经是国王的舞台，现在变成了革命的舞台”的地方，在主席台的一边，立着一只黑色的木框，里面镶着《人权宣言》，宣言中上下分页的地方，绘的是一条模拟的王杖！台座后面矗立着一只高大的罗马仪仗钺，仿佛是言论自由的守卫者。……这样一种书写方式，自然离断头台就不远了。何况这个装饰权威的宣言，已经由 1793 年修改过了。

而第一代的革命者拉法耶特们，在起草《人权宣言》的时候是绝不依凭王杖和罗马仪仗钺的，也绝不可能把他们崇仰的天赋人权枷入具有威慑力的黑木框。

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反抗压迫，信仰、思想和表达的权利，人民主权，三权分立——这些著名的 1789 年原则，为近代世界莫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新的普世价值铺设了基石，它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以致人们在言说现代社会的时候，只能把 1789 年作为起点。潘恩在为天赋人权辩护的时候指出：阿基米德关于机械功率的话可以适用于理性和自由。他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支点，我们可以把地球举起来。”

1789 年原则就是这样一个支点。

我所理解的革命，是人类中的先驱者，在茫茫宇宙中寻找生存支点的过程。没有光，也没有上帝引路的云柱或者火柱，他们还带着世代承袭下来的枷锁。想到这种情形我不能不心生崇敬：那些启蒙思想家；那些在森严的等级制中申说平等，申说自然权利的社会哲学思辨；面对不可更易的王权，宣称人民主权；面对千年蒙昧，诉诸理性；面对惯于免冠下跪的臣民呼唤公民权利和公民意识。那个为托克维尔称之为“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一切都在沸腾；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问世”。

多少个世纪以来，平民在公共事物的舞台上连片刻也没有出现过，假如说他们也还存在，那就是成群地聚在台下，充当仰望、欢呼、拥戴圣主的角色，只具有极粗略的统计学意义，没有个人的面孔。现在，他们自己走到舞台上来了。当皇上按数百年的礼仪登上王座，盛典开始，第三等级一反旧例，毫不迟疑地像皇上、僧侣、贵族们一样也戴上自己的帽子。当朝廷下令关闭三级会议的会场，并在那里布满了军队，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却列队转向露天的空地，举手宣誓：非待产生法兰西宪法，决不解散！“这种令人屈辱的专制是什么？”米拉波说，“现在你们讨论的自由被束缚了；有一支军队驻扎在议会周围了！……我请求你们大家保持你们的尊严，保持你们的立法权，以此来信守你们庄严的誓约。”外表冷淡而怯懦的西哀耶士教士平和地补充说：“你们昨天怎么样，今天就怎么样，大家讨论吧。”

这便是 1789 年的精神。攻克巴士底狱这样的事件，可能在任何一场政变、叛乱、农民起义、民族纷争中发生，然而，只有 1789 年的革命者们，能在帝王的威权和军队的震慑之下，泰然自若地说：大家讨论吧。

他们讨论了一些什么？天塌地倾的日子里，讨论——这是他们以为自己必须肩负的责任。这些理想主义者们！

他们不像以往的因叛乱而擅权者，热衷于讨论和发布种种报复性的公告，他们也不讨论如何对付威慑，以确立和巩固他们自己。他们讨论的是一个权利宣言，以表明旧制度的结束，以确定新时代的立法精神；他们讨论人的权利和如何保护人的权利，而宪法的每一条条文都如何应当是一项普世原则的结果。他们讨论权利和义务，一些人认为只讲权利而不讲义务是不审慎的，人们会滥用权利，所以应当还有一个义务宣言。然而 1789 年的原则否决了所谓义务宣言，因为平民和奴隶在旧制度下从来只有义务，自出生之日起就层层叠叠困囿着他们